



著作：印度佛教史

第二节 部派佛教与大天

何谓部派

部派犹如中国的宗派，是由持论观点的不同而个别分立，有的则系出於性格及趣味的相投或相异，便自然地形成道义的结合或者思想的对立。

因此，部派佛教的成立，固在佛灭后百年顷，其远因却在佛陀时代已经出现。例如《杂阿含经》卷一六第四四七经（《大正藏》二·一一五页上—中），一共列举了十三位大弟子，他们各有众多比丘於近处经行：上座多闻者近於阿若陈如、头陀苦行者近於大迦叶、大智辩才者近於舍利弗、神通大力者近於目犍连、天眼明彻者近於阿那律、勇猛精进者近於二十亿耳、为大众修供具者近於陀骠、通达律行者近於优波离、辩才善说法者近於富楼那、多闻总持者近於阿难、分别诸经善说法相者近於迦旃延、善持律行者近於罗[目*侯]罗、习众恶行者近於提婆达多。《增一阿含经》卷四六〈放牛品〉第四十九之第三经（《大正藏》二·七九六页上），也说：「当知众生根源皆自相类，恶者与恶相从，善者与善相从。」

唯在佛世，尚无门户的分立；第一次结集时，始见门户的征候；七百结集后，便分成两部；到阿育王之后，大众部再次分裂。此次分裂，在年代上，南传与北传的资料，虽相差百年，大众部的再分裂，却是相同，而且与贼住比丘的起诤之说也相似。其中的关键所在，便是大天。

两位大天

大天的梵名摩诃提婆，他的事迹见於《异部宗轮论》、《十八部论》、《部执异论》者，均谓佛灭二百年，有外道名大天，於大众部中出家，住支提山（Caityagiri），亦名制多山，於摩诃僧只部中复建立三部。又见於《大唐西域记》卷三（《大正藏》五一·八八六页中），说大天是在佛灭后第一百年，阔达多智，幽求名实，潭思作论，理违圣教，无忧王（阿育王）不识凡圣，同情所好，党援所亲，并谋屠杀上座圣僧，以致罗汉们用神通逃避到迦湿弥罗去。另在有部的《大婆沙论》卷九九（《大正藏》二七·五一〇页中—五一一页上），对大天的攻击更甚，说他淫其生母、杀阿罗汉、又杀其生母，共犯了三项无间罪业；

又指责他引起争论的五事妄言。

这均出於上座有部的传说，事实则未必如此。两个大天相距也是一百年，可惜在大众部方面没有留下可资参考的史料。按诸实情，那位被指为犯了三无间罪的第一大天，即是后来被称为外道於大众部出家的大天，有部与大众部，在见解上站於不两立的立场，所以对他有犯了三无间罪的指控。

实际上，大天是当时时代思想的先觉者，虽受上座耆宿的攻击，却为多数的大众所拥护。阿育王的王子摩哂陀出家，奉分别说系的帝须为和尚，以有部的末阐提为具足戒阿闍梨，以大众部的大天为十戒阿闍梨（《善见律》卷二，《大正藏》二四·六八二页上）。足见阿育王并未偏党那一方，大天也非如有部所传的那样罪恶，更非如传说：阿育王时佛法隆盛，供养丰厚，诸多外道为了衣食而入佛教出家，是为「贼住」，并起纷争，阿育王乃集众检校，然其尚有三百个聪明的外道，通达三藏，无可奈何，乃令他们另住一处，其中即有一人名叫大天，住於制多山，再与大众部议论其五事，便又分大众部为三部。

这些传说，颇不易鉴别其真伪，但我们可以确信，大天不是贼住比丘，也不是被阿育王放逐别住的人物，因为他既是阿育王的儿子摩哂陀的阿闍梨（规范师），他之率众前往制多山——或即是奉命至摩醯婆末陀罗（即今之卖索尔），也同末阐提等其他八位大德之派往各地弘化，是一样的性质。

大天五事

大天五事是大众部与上座部公开决裂的重点，在阿育王时即作明确的争论，大天大概是佛灭百年左右的人。到第二百年，大众部重论五事，五事系由大天而来，未必大天本人又在此时参与其事；因争论大天五事而以为大天也出现於佛灭二百年时，想是出於误传。

什么是大天五事？这是关于阿罗汉身心圣境的五桩事，有部的《大婆沙论》卷九九（《大正藏》二七·五一—一页中—下），说大天自己未证阿罗汉而说已证阿罗汉果，并且（鉴定）记别他的弟子也证了阿罗汉。罗汉已经离欲，但他 在夜眠中，仍有遗精的事；弟子们受了证果的记别，弟子中自己却有不知自己已证四果的；被大天记别证了圣果的弟子，却仍然有疑惑；弟子虽被记别证了阿罗汉果，却并不知道自己已经入了圣果；罗汉应有解脱之乐，大天却常於夜间自喊苦哉苦哉。以此五事衡量大天，就被称为五事妄言。

根据有部的看法：1.大天是思惟不正而失不净（遗精）。2.大天是为讨好弟子而乱作记别，说弟子已证四沙门果。3.罗汉既依无漏道断了一切疑惑，罗汉何以尚有疑惑？4.罗汉有圣慧，岂会不自知入了罗汉果位？5.无漏圣道，应依加行而现复，岂会以言声「苦哉苦哉」为

圣道生起之原因？所以证明此为大天的五事妄言。

可是，大天却将其所唱的五事编成一偈，向弟子们广为宣扬：「余所诱无知，犹豫他令人，道因声故起，是名真佛教。」

五事非妄言

大天对其所唱五事的理由是：

（一）余所诱：罗汉虽无淫欲烦恼而漏失不净，却有恶魔将不净置於罗汉之衣。

（二）无知：无知有染污及不染污之二种，罗汉尚未断尽不染污之无知。

（三）犹豫：疑有睡眠性的及处非处的二种，罗汉未断尽处非处之疑惑，虽为独觉圣者，尚有此惑。

（四）他令人：罗汉亦唯依他人记别，始识自己是罗汉，例如智慧第一的舍利弗及神通第一的目犍连，亦依佛陀授记而始自知已解脱。

（五）道因声故起：至诚唱念苦哉，圣道始可现起。此当与四圣谛之苦谛有关，观苦、空、无常、无我，即是圣道。

若以五事的本质而言，殊难论断其为妄语，例如罗汉离欲是属于心理的，生理上未必就与凡夫不同，况不净之遗失，有梦遗，也有无梦而遗；有染心遗，也有因病而遗。男人的遗精犹如女人的月信。从律部看，佛世男罗汉有因风病而举阳，竟遭淫女奸淫的；亦有罗汉尼仍有月信来潮而需用月经布的。若根据原始教理推论，大天五事，无一不可成立，有部论师不究实际，以人废言，党同伐异，似不足取。

何况，大天五事，亦未必出於大天的独创，在南传的《论事》（《南传大藏经》五七卷二二一—二五八页）中，传有五事；北传的真谛三藏及西藏传的论说中，亦各传有五事，所释则不尽相同。所以，近世的学者之间，有人以为，此五事乃为大众部本末各部的共说，大天不过是将之集为一类，用偈诵出而已。

若加考究，罗汉果位，确非常人可以躡等。然至后世，将罗汉境界理想化为高越不易企盼，则似由於部派间的高扬而形成。审察佛世的罗汉，似尚未至如此高越的程度。

此检体版资料录自法鼓全集 HTML 版（繁体）